

軍事參政叢書

孫子兵法

郭化若編譯

東北軍用圖書社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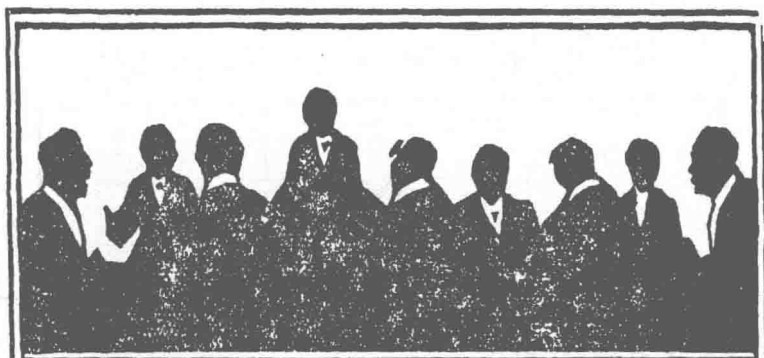
訓練總監部批准出版

李浴日譯著

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25131290



爭戰到交外從



自序

孫子是東方兵學的鼻祖，武經的冠冕；東方各種兵法，說皆出自孫子，實是不錯；如武經七書，除孫子外，其他六書，雖託爲往昔的兵聖所著，其實，不過是試做孫子的註解而已。至其文章蒼古雄勁，與內容之美滿相映，大有優於六經之概；歷代文人多學之，愛誦翫索而不置，在東方文學上，實給予巨大的影響；又如其格言規箴，最爲膾炙人口，可以當爲處世的教訓，而貢獻於一般人士者殊不少。故孫子不獨在兵法上具有最高權威，而且在思想上亦蔚爲巨觀。

——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尾川敬二著孫子論講的自序

孫子是富有天才的人，其書在今日，無論何人，莫不稱爲萬古不易的真理；又其頭腦的精密，思想的遠大，令人驚嘆不置，而有今人不及古人之感。在未有紙與印刷的古代，爲政者皆視爲石室祕本，代代相傳，比較尙不失其原文，以至於今。故學者均稱孫子爲兵聖，其書爲兵經，與六經諸書并重，亦所當然。

——見阿多俊介著孫子之新研究的自序

孫子十三篇在兵書上固是不朽，即在外交術上，社交術上，亦為萬世不易的定理，尤其文章，字字句句，古色可掬，令人宛如對名手之古畫般的美感快感。

——見坂井未雄著孫子評釋的凡例

抑通觀孫子，其文遒勁瑰麗，雁行老莊韓非諸子，至其局面之大，或出於諸子之上；尤其意圖深遠，謀策精細，術略的確；此孫子所以為兵家之神也。古來日本明君賢將多精讀之，視為自家藥籠中物，而樹日本獨特之兵派，武威因以揚於海外，可謂有故也夫。余曩讀孫子，大有所感，蓋孫子者，兵書而外交教書也，亦人事百般座右銘也。今更生於新時代，依各人之職務，而活用之，處世上有所裨益也必矣。（原文）

——見福本椿水著孫子訓註的自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若有的話）以至圍棋勝敗，壘球比賽，投機輸贏，選舉運動，更至夫婦吵鬧，——若把握着孫子的神髓，我敢斷然保證其必勝的。活的原理沒有腐敗性，蛆的產生是死的證據。不知從多少億年之前的太陽，老是今日明日投照着新的光於我們，孫子的鬭爭哲理，不論何時，於人類也老是無限地答應着力，熱，生命和希望以及其他一切祈禱。

漢民族自在黃河流域建築了文化的基礎，春風秋雨五千年了，其間不知死生了多少人，用劍

或有優於孫子者，但用筆而敵於孫子者實無一人。彼是兵法家，哲學者，更是東方第一流的大文豪。

——見北村佳逸著孫子解說的自序

政治與兵法，是楯的兩面，東西古今的大政治家，皆是兵法家。

兵法的寶庫無盡，有信長式，有秀吉式，有家康式，又有拿破崙式，列寧式，蔣介石式；積極，消極，強氣，弱氣，正法，奇道，裏表四十八手，（日本力士賽技，正從四十八法）不論什麼都有。

東方兵法的生命，由於近代科學的勃興，更增其光輝。倘若通曉孫子與三略，則使用航空戰隊，機械化兵團，都可以不錯。天下第一流的大場少將孫子講義，是通俗兵學的最高峯，比任何軍談與軍事小說為有趣味，且可做各國陸軍大學的兵術教科書。

兵法書在公則為政治祕訣，在私則為處世祕訣，孫子以下的「兵法全集」六卷，皆是立身處世的教科書。

——見大場彌平少將著孫子兵法中之平田晉策的題序

以上係摘譯日人的序文，如下我且說自己的話：

前月在廣州聞一軍官說：「軍事沒有博士，沒有理論，也沒有理論家。」固然，世界各國沒有軍

事博士之例，卻有軍事理論與理論家的事實，從縱的歷史看，自孫子至克勞塞維慈（德人），蕭米尼（瑞士），馬翰，馬雅斯（美），福煦（法），杜黑（意），魯屯道夫（德），士正普力特孟（蘇聯），普拉（英）諸人不是軍事理論家嗎？理論產生於事實，凡是學說，都有它的理論。古代的戰爭，已有軍事理論家爲之創造戰理，降至現代的戰爭，以其本質和形貌起了顯著的變化，密切地經濟是它的基礎，它是政治的延長，（主要的是外交）由此所構成戰爭的總體，於是更須有理論來闡明研究了，換句話說：更須有大羣軍事理論家的出現與努力了。沒有正確的戰爭理論，便沒有正確的戰爭行動；先進的軍事理論家，便是後進軍人之思想精神的指導者。做一個現代軍官，尤其高級軍官，戰略家，必須懂得經濟政治外交，亦猶之乎做一個現代政治家儘管可不經過陸軍大學畢業，必須懂得兵法一樣。今日中國是需要大羣正確的軍事理論家，以及國防詩人，小說家，戲劇家了，他們的任務是宣傳，精神訓練。

現代的國際戰爭，是由於彼此國家重大政策的衝突，——經濟政策，領土政策的衝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主因不是塞爾維亞一青年放了二發手槍，而是德國世界政策與英法各

國的衝突重大政策的衝突時，人們雖可豫測戰爭必然爆發，但牠的爆發，卻不會爆發於所豫期的時與地；很奇怪的，此時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一些細末事件，卻成爲其導火線，塞爾維亞一青年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廿八日在沙挪耶弗對着奧太子放了二發手槍，便惹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同胞們！今日國際的局面，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爆發的當時更嚴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到來了，我國的全面抗日戰爭快要發動了，在這個未發動的前夜，我們總應準備一下吧！——起碼『并氣精力』，鞭策政府，以抗戰爲生活中心而努力着；尤其我們政府應怎樣運用外交策略，以使『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應怎樣行『道』，造成民族精神的一致團結，即充實精神國防，以『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又應怎樣充實物質國防，以達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讓孫子的戰爭原理專爲日人在那裏運用着呢？

戰爭是不祥之物，是有流血，大浪費，大破壞的惡魔，進化到此階段的我們人類老早應本能地忘記了它，何可再談兵法？但以新的世界尙未產生，舊的世界依然存在，各國重大政策的衝突日益深刻化，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又是那麼尖銳化，所以此時，還有人想要『制止戰爭』，『廢

除戰爭，其心雖惻隱，其事則近於作夢。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便是應着這個時代而產生。不過，我希望將來世界應有一回以戰爭消滅戰爭的戰爭，我更希望我所編這本小小兵書在將來亦等於今日歷史博物館裏所陳列着的古代弓矢戈矛。

最後我要聲明的是：

(一)本書的譯著，始於一九三四年春的熱海療病，而成於是年冬之東京，初稿計三十萬字。因為異國的氣候與食物對我不宜，弄得疾病纏綿，終不能提起精神整理出來。去春扶病歸國，始而療病滬上，不久返粵，夏間赴西湖秋社小住，一不做，二不休，鼓起勇氣，着手整理，未成，因事南歸，一直到此次北來，又下了一番氣力，方慶竣工，然亦不過全稿十之五六而已；為讀者的節省時間與免自己精神的高度消耗計，其他部份，當在西湖時，已索性地付之一炬了。不過，於將出版時，卻添加了一些新材料。

(二)本書之成，取材於日人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如哲學、英譯等部份），大場彌平少將的孫子兵法（如戰史、經濟、名將言論等一部份），尾川敬二的孫子論講（如典令原則等部份），福本

樁水的孫子訓註（如鳥瞰表等部份）、櫻井忠溫少將的孫子（一部份戰史）、阿多俊介的孫子之新研究、落合丰三郎中將的孫子例解、板井末雄的孫子評釋、大谷光瑞的孫子新詮、尾池宜卿的孫子等（關於孫子原文的白話翻譯及字句的釋義，係參照上舉各書，兼混入編者的心得）並益以自己研究孫子的所得，及引證於神田孝一的近代戰爭論、平田晉策的「一九三六年」及德人魯屯道夫的全禮性戰爭（張君勸氏的譯本，改名『全民族戰爭論』，本書所引各譯文，係錄自該譯本）等書的理論，在內容上，盡力求其一致，至於不同的見解，或有點重複之文，則隔以○○○的符號，聊免混淆不清，又其中所摘錄（因排印關係，不能全錄）的英文，屬於孫子的，係 *Carp.* *Calthrop, Giles, Lyall* 的英譯，屬於老子的，係 *Legge, old* 的英譯，（譯文之尾，均用簡名 *C. G. L.* 等字母註明所屬。）孫子的哲理，出自老子，兩者均為古典難解之文，那麼，此舉也許足助讀者的了解吧？即不然，也許足供讀者一窺白人對我國古學的研究吧？

（三）孫子雖是陸戰的書，但其原理卻可應用於海戰上，空戰上，且合經濟外交宣傳諸端而論之。孫子是古文，又是哲理的書，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釋，或大同小異的解釋；其實所謂解釋，亦不過供

人參考而已——出之於言，則爲死言，筆之於書，則爲死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四)在今日中國的環境裏，編譯或著作一部書，乃自詡道：「我的毫無缺點，毫無錯誤，」那不是自欺，也是欺人。我不敢說我這部書毫無缺點與錯誤，我只希望讀者發現其缺點與錯誤，不客氣地給與指正。一切文章的優劣，繫乎精神的好壞，與時間的多少很大，我編這部書，當有充分光陰時則生病；精神振作時，又忙別事，那麼，當有影響於本書的質量了。其次，關於編這部書的體裁，我不喜歡去沿用古人註解論語，孟子般的死的形式，我所用的是活的形式（並非自我始），活的兵法，應有活的編法，活的解釋，讀兵法也應有活的讀法；倘若死的讀，死的用，那是危險極了。

一九三七五月十日序於上海

寫在本書之前

一 孫子是中國現存的最古兵書，列於七書中。

孫子兵法是中國現存的唯一最古兵書，爲春秋時代吳王闔廬之臣孫武所著。在中國稱黃帝軒轅爲兵法的始祖，於事物起原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相傳黃帝得其臣下叫做風后氏者授與握奇經，用以征伐而統一天下，孫子在本書的行軍篇說：『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似乎洩了祖述黃帝兵法的口吻，但黃帝的兵法是怎樣呢？因爲失傳，不得明瞭。在漢書藝文志道家之部，也記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註爲呂望撰）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由此足見周初的功臣太公望、呂尚也有兵書的著述，但亦失傳；至於現存的太公六韜，屢經古人證爲後人所假託，已無可疑的餘地。其他，於孫子中所引證：『或兵法曰，』『或軍政曰，』由此亦可想見當時流傳有多少古兵書，但那是怎樣一類的東西呢？因爲還未有發現出來，至今也不得而知。原來文武是經營國家的兩翼，中國以四書五經爲文經，故把有力的兵書，稱爲兵經或武經，以匹配之。就中，爲其最傑作

而最被尊重的就是孫子。漢唐以來，把兵書當作武學生的教科書，我們看後漢書所記：「立秋之日，兵官皆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陣。」以及宋史所載：「習七書兵法，騎射」等語，便可瞭然。且兵經之稱，早見於戰國策，即隋書經籍志，也有孫子兵經二卷的記載。至稱武經，則以註釋孫子的唐代杜牧爲最初，其詩說：「周孔傳文教，蕭曹授武經。」又從宋史所記：「聖朝稽古，崇茲武經。」以及宋曾公亮所撰武經總要四十卷等看，可知唐宋以後稱爲武經。

再據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所載：宋元豐中頒佈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爲武學，號稱七書，此乃七書之名稱的起原。但後來，國子司業朱服曾改其次序爲——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黃石公三略。又宋王應麟的小學紺珠曾把三略，六韜置於尉繚子之後，李衛公問對之前，是則七書次序的編排，因人而異，並無正確的理由。在七書中，六韜是假託的，已述於前。且三略，司馬法，尉繚子亦爲僞撰，即吳子，李衛公問對也沒有孫子那樣的真確性。實實在在只有孫子纔是東方唯一最古而最可憑信的兵書。

二 孫子及其著書的真確性與其世系

孫子的傳記，見於史記卷六十五，名武，齊人。於吳越春秋則書爲吳人，其世系等則沒有說明。然唐書世系表載：「齊陳無宇之子——子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食采樂安，子孫因亂奔吳。孫武爲吳將，其後，稱孫姓樂安郡本此。」宋之碩儒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載：「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遂成齊侯陳氏（後改田氏）與同族孫書之孫氏的逸話。校訂孫子十家註之清乾隆進士孫星衍的孫子兵法序中亦言及此：「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即孫子是從唐代之樂安郡，即清代之山東省武定府，今之惠民縣附近，奔吳爲將，是可信的。史記孫子傳載：「闔廡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而與此對立的左傳於吳破楚時，僅言伍員（字子胥）之事，不記孫武之名，弄得葉適與陳振孫發生懷疑，即前者說孫子之書爲春秋末，戰國初的山林處士所作，後者則說：尙未知其果爲何代人。甚至亦有說孫子或是古書，根本不信爲孫武所著。更有現代學者梁啓超氏

於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亦涉及孫子說：「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爲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之秦漢以後，則其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爲孫武作，則可決其僞，若指爲孫臏作，則可謂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若指爲管仲，商鞅所著作則必僞，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手。」這是現代學者的一種流行傾向，然一般亦不過僅憑文體思想的漠然論據，而斷定不是春秋時代的產物而已。但依我的考察：如藝文志所載：孫子著述兵書八十二篇等，而我則認爲除現存的孫子以外，一定尚有許多冠以孫子之名——這著者是何時何人呢？特別可以想起的是戰國齊孫臏，而將他的著作，一括地稱爲孫子而傳下。孫武的子孫——孫臏祖述祖先的兵法，那是應當把這一括地稱爲孫子而傳下，並沒有甚麼奇怪。史記載：『孫臏以此顯名天下，世傳其兵法』即孫臏的兵法，換言之，齊孫子是不能懷疑其存在了。因此，我以爲漢書藝文志所謂吳孫子，齊孫子俱是真確的，而梁啓超氏認爲一書二名則不對。倘若以爲孫子十三篇的文句，有處爲後人所混入，不完全是原著，但以小部份的懷疑，而把全

部斷爲戰國時代物，那實沒有必要。總之，在前漢著作史記的司馬遷憑當時所傳的有力材料而言，明孫武所撰，此外確再沒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的材料了，所以輕易地斷爲僞撰，那是不對的。至我：

第一、憑越絕書吳地傳載：「巫門外大家，爲吳王客——齊孫武之冢，去縣十里。」

第二、憑左傳的不記名，便有人說孫子爲吳客卿，幫助推薦自己者伍子胥，而每戰運籌於帷幄中。

第三、又憑史記載：「……孫子與有力焉。」

等等記述，便可相信史記所載孫子爲求吳王闔廬之用而著是書。要之孫子的世系出於齊之陳氏，因齊亂而奔吳，獻此書於吳王，得其信用，任爲客卿而建偉功無疑。東方兵學之祖孫子，其帷幕獻策的事蹟，實與大戰學理（亦有譯爲戰爭論）的著者，又爲西方兵學的創始人德國克勞塞維慈（與其說是經驗的兵將，不如說是理論的立言家）的事實，成爲趣味的對照。

三 孫子的傳記

孫子的傳記，見於史記與吳越春秋，其擢用於吳王闔廬的話，大同小異，似近於小說。史記把孫

武與孫臏，吳起三人合爲一傳，名曰：『孫子吳起列傳』。其關於孫武的記述如左：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之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殉。用其次爲隊長，於是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